

【流光碎影】

解放前旧城商业繁华地

□台应新

上溯到1904年前,也就是济南开埠之前,济南旧城内的城南关和城西关的商业已颇兴盛,坐商遍布大街小巷,特别是城西关一带已经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区。随着商业的日趋繁荣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大量流动商贩从自产自销或小本经营者逐步发展为坐商,并自成若干行业。

上溯到1904年前,也就是济南开埠之前,济南旧城内的城南关和城西关的商业已颇兴盛,坐商遍布大街小巷,特别是城西关一带已经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区。

清朝初年,老济南的经营者多为济南附近及省内各地的自产自销的农户,经营方式大都是以沿街叫卖或门头房经营为主。比如,1876年至1896年,章丘旧军孟家在院前大街和院东大街先后开设春和祥茶庄和泉祥茶庄后不久,便在城西关设分柜(西柜)。1903年,济南有名气的茶商就增至十三四家,裕成栈、致成栈、泰来栈、恒聚栈和复兴栈,就是开埠后茶叶行里最有名气的西关“五大栈”。

济南开埠以后,农副土特产品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展,出现了行栈和代客经营的专业推销商。1911年以后,农副土特产品市场逐渐发展成为若干个单一的专业市场。粮栈、粮行原集中在泺口一带,1912年开始,渐次向经一路、官扎营一带转移,大宗成交均在胶济铁路济南站货场。

随着商业的日趋繁荣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大量流动商贩从自产自销或小本经营逐步发展为坐商,并自成若干行业。城区内外不少街巷以其所经营的手工业产品和小商品命名,如:制锦市、剪子巷、篦子巷、花店街、估衣市街、筐市街等等。趵突泉前街的碎货批发市场(俗名“发货行”),每天清晨

小贩云集,交易极为活跃,经营国药、杂货、绸布、鞋帽、钱庄的行业尤为繁盛,在开埠前就称之为西关“五大行”。比如,绸布行有隆祥老号、瑞林祥、瑞蚨祥、庆祥、鸿祥永五大家;医药行有全盛栈、永兴栈、广德栈、德和栈、泰兴栈五大药栈。

商埠区的大力发展,影响并带动了附近村镇商业的发展,泺口、黄台桥、段店等地逐渐成为商业集镇。城南关山水沟一带集市贸易十分繁荣,每月逢旧历二、七为集日,每年还在此举办一次药材交易大会。泺口镇因黄河、小清河舟楫运输之便,尤为繁荣,粮食、土产、食盐等多由此卸船转运,煤油、煤炭、杂货、棉纱、布匹、面粉等

多由此装船分销各处。

特别是万紫巷商场(经二纬四路)、翠卖场(中山公园以西)、新市场(经二纬一路)、西市场(经二纬十路)、劝业场(趵突泉公园西南)以及大观园商场(经四纬二路)的先后建立,为济南商业市场的早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蔬菜批发和零售也渐渐形成了市场,比如万紫巷(经二纬四路附近)、水楼子(经七纬二路附近)、刷律巷(泉城路附近)和皖新街(馆驿街附近)等都是蔬菜的集散地。随后,又有吉祥、琪盛、大来、礼发等几家蔬菜货栈相继开业,在纬十一路、南大槐树、北大槐树、段店等几处自然形成市场。与此同时,牛羊肉屠宰和买卖的自由市场多分布在纬十一路、南大槐树、北大槐树、万紫巷、刷律巷、西门、西关、东关和北坦等地。

解放后,随着市区范围的迅速扩展,商业市场发展到经十路、纬十二路、五里牌坊、文化路、堤口路、济泺路等处。上世纪五十年代私营烟商多集中在人民商场、纬十一路、纬十二路、东关、馆驿街、大观园、新市场等处经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即“文革”时期,济南的自由市场和个体经营一度停止,只保留国营商业一条渠道。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落实,济南商业开始全面扩展,市区先后修建了13条网点商业街。泉城路、经二路、纬四路、天成路、人民商场、大观园商场、顺河街、舜井街、朝山街、西市场等处是当时济南最主要的繁华商业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亨得利(资料片)



居家过日子也和人的肌体一样,需要新陈代谢,新鲜东西须不断买进,废旧物品得及时处理,社会分工总会适应人们的需求,历来就有出售商品的,也有收购废品的。所谓换洋火就是收购废品的。说来,在咱们济南,从旧时叫换洋火到现在叫收购废品,不仅是叫法上的不同,在收购形式和价值观念上,也有明显的差别。

【民间忆旧】

换洋火

□黄杏林

换洋火是解放前的叫法,这主要是一种以物换物的买卖,本、利都很微薄。那时,换洋火的大都是城市贫民或周边农村出来混穷的,长得多面黄肌瘦,穿得大都破烂,挑着两个长把的柳条筐,走街串巷,高声吆喝着。外面喊一声“换洋火”,就见有人拿着诸如破铺盖、烂棉花、废纸、旧衣服、旧鞋等物出来换洋火。洋火就是火柴,因火柴是从西洋传入而得名。早些年,缺电又没打火机,洋火的用途可大了,点灯照明、烧水做饭、吸烟烧烤、生火取暖等,哪一样都得用洋火。那时,人们过的都是穷日子,挣钱少,废品也少,零星的破烂儿,本来就是扔货,能在家门口换几盒洋火,人们觉得既合算也方便,所以,用破烂儿换洋火的人倒也不少。只是,靠换洋火为生,实在赚不了几个钱。小的时候,常见有些换洋火的人,走到高门大户,或路遇和善之人,他们还常常极不好意思地乞讨点喝的以维持生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洋火越来越便宜,大件儿的废品越来越多,收购者改用地排车或手推车走街串巷,虽然还是喊换洋火,但除了洋火外,还可以以旧换新,即按废品的价值换一些那时的生活常用品,诸如水缸、铁锅、陶瓷套盆、套碗、套盘、搪瓷盆、搪瓷缸、口杯、茶壶、茶碗、茶盘、炊帚、笤帚、簸箕等,还有一些用棉布或木头、泥巴、彩纸做的小孩儿玩具。这些东西,一概不能用钱买,只能用东西换。至今,我对那些搪瓷套盆仍印象深刻、喜爱有加。那一摞摞烧制精致的盆儿,大多是四件套或五件套,它们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厚薄、一样的花色,按大小套在一起,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看着就喜欢。我家换盆时,就愿意换一整套,反正大盆小盆过日子都用得上,用的时候,也格外珍惜它们,生怕把这个艺术品一般的家伙给拆散了。

换洋火的一来,他那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日用品,定会招揽不少顾客和看客。顾客们拿着衣物,讨价还价,挑挑拣拣地换自己需要和喜爱的物品,周围的邻居们也常常围在那里凑热闹。有的七嘴八舌地帮着出主意,有的亲自动手帮着挑选东西,还有的嘻嘻哈哈地站在那里看热闹。那些精巧而又栩栩如生的玩具,如泥娃娃、布老虎、兔子王、风车、缠花、万花筒等,很是受小孩儿们青睐。孩子们有的瞪着大眼有滋有味儿地站在那里看,有的好奇地用手动动这摸摸那,有的哭闹着缠着大人赶紧回家找破烂儿来换自己心仪的玩具。在那商品匮乏商店稀少的年代,街巷里来一个换洋火的,就能成一道热热闹闹的贸易风景线。

再后来,取消了洋火的叫法,并且火柴逐渐贬值而废品相对升值,就不叫换洋火而改叫收破烂儿了。虽还有以物换物的,不过开始逐渐过渡到以物换钱了。如今的收购废品,已纯粹是买卖形式。现在卖的废品,也不都是些破烂儿,有些衣物、电器和家具不破也不烂,人们只是为了更新换代或腾出空间才卖掉。至于钱数,卖主似乎也就不过于计较,收购者获得的利润也就相对高点儿,买卖双方倒的确实互利、互惠、两厢情愿。

现在,收购废品的,有流动的,也有定点的,大多用三轮车或摩托三轮运送废品,有些业已形成规模或产业了。



【名人印记】

季羡林回母校一中任教的日子

□王绍忠

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被誉为学界泰斗的季羡林先生,系1930年省立济南一中首届毕业生,后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深造。1934年夏,时任济南一中的宋还吾校长亲下聘书邀其返济回校授课。泉城的锦山秀水曾令他魂牵梦绕,未加思索年轻的季羡林便慷慨应聘。同年7月,季先生随身携带一铺一盖、衣物两单一棉回母校报到。

校方安排季先生任高中三年级国文教学。在本校读书期间,深受班主任董秋芳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又加个人思维灵敏的悟性,季先生在头脑中早已形成对作文授课成熟的“思路”。他细致、条理地归纳为:选材要“新”,忌俗气、雷同;感情要“真”,勿蜻蜓点水、敷衍了事;布局要“紧”,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语言要“顺”,如行云流水、勿辞藻堆砌。

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深受班主任董秋芳老师影响,又加个人思维灵敏的悟性,季先生在头脑中早已形成对作文授课成熟的“思路”:选材要“新”,忌俗气、雷同;感情要“真”,勿蜻蜓点水、敷衍了事;布局要“紧”,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语言要“顺”,如行云流水、勿辞藻堆砌。

“四句法”言简意赅,易记易用,被教研室在全校推广使用。

当时省内一家大报,慕名邀请季羡林主编星期日文学副刊专栏。



他不计个人报酬厚薄,从发现、培养、扶持文学新人角度考虑,欣然应允,每期择优选编同事和学生的佳作范文陆续发表。副刊版对酷爱文学之友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纷纷踊跃投稿,锻炼笔力。这一年一中国

铭记九叔育人成才的恩德。这次返校任教期间,每逢星期天,便携带九叔爱吃的“到口酥”、爱喝的茉莉茶及时令瓜果,登门拜望,还四处托人告友,买来进口药品“潘尼西林”,为老人诊治寒腿陈疾。

九叔是位慈祥善良的热心人,为让侄儿早日成家立业,几经周折便把济南一位挚友之女彭氏许配于他,季羡林在读高二时,便同她结为百年好合。彭氏虽未进过学堂,但性情温雅识礼,从没有高言辣语;季先生心地和善,没有学者架子。婚后两人相敬如宾、恩爱体贴。逢年过节,夫妇两人便返回临清探望二老双亲。直到1962年度荒时期,季先生把彭氏带入京城一起生活。“教授不嫌凡家女”,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校园里、社会上传为美谈佳话。

在济南一中任教期间,季先生时常远望着花园中的亭台楼榭、假山喷泉,内心却在做着出国留学的梦。经过深思熟虑,他痛下决心,和济南依依惜别,踏上了远赴德国的旅程。